



披雪瀑

行走

一条蜕变的河

刘政屏

挖一条人工河是为了排除城区的洪水之灾，建一处人工景区则是为了城市里的居民有一个休闲好去处。其实说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有些风险的，尽管有句话叫做人定胜天，但是否真的可以，持疑问者越来越多。但在宿州，不但都做了，而且还是势在必成，上心用力。

先看挖河。实际上宿州本来是有了一条汴河的，历史很久，名声很大，而且也是一条人工河，主持开挖它的是著名的隋炀帝。605年距今，1400多年了。

漫长的时间里，古漕运汴河渐渐淤塞，自然的原因，人为的因素，河面不再宽阔，流水不再通畅。但高处和上游的来水、年复一年洪水都需要一个出路，没有通畅的渠道，它们变得横冲直撞，蛮横无理。

遭殃的是这块大地，是那些祖祖辈辈居住于此的老百姓。

于是，就有了再挖一条人工河的动议。怎样挖？在哪里挖？多大规模？不用说这些都是争论的焦点。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一劳永逸，挖一条新汴河。

开工的时间真不是很妙。1966年，一个动荡时期开始的时候。几十万民工，在三冬四春的时间里，挖出了一条集排水、泄洪、灌溉、抗旱于一体的新汴河。

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一千多年前开挖汴河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情形，但我们通过一些史料可以了解到，宿州及其豫苏皖三省11市县的数十万的民工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，锹刨手推成就的壮举背后，有汗水，有鲜血，还有生命。当我想到这些，心中就会有一种悲怆的感觉：鲜活的生命，恶劣的环境，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子孙不再遭罪，他们只能选择咬紧牙关。

当我走近新汴河，看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那些仁人志士、风流人物的塑像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应该还有一座当年挖河民工的群雕，旁边还应该有一块碑，记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么一个群体的付出和牺牲。

当然，挖一条新河的目的是根治水患、造福百姓，新汴河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，已经达到了当初的预想。但是宿州人又有了新想法，他们要让这条常年流淌着客水的河成为他们的美丽的风景区，他们要造景，建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去处。

这同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资金之外，还要有规划和创意，于是有了历史人文因素的介入，有了许多雕塑和景观的设置。自然是要有花有树的，于是有了大批横平竖直的苗木，大片绚烂多姿的花卉。辅之于较为完备的配套设施，一个大型人工园林规模初具。

但我总是感觉有些不满足，用一种几近挑剔的目光对它左看右看：树木完全没必要那么整齐单一，多树种混在一起，高低错落，色彩混搭，没准更多一些韵味；花草也不必局限于那几个品种，四时花卉杂居在一块，各展风姿，争奇斗艳，没准再添许多意味。还有那些雕塑，可以在底座下面或背面加上二维码，手机一扫，便可听到相关的介绍，如果是诗人作家，则可以欣赏到他们的诗歌或作品选段。尤其是当我站在泗州戏人物脸谱雕塑跟前时，这样的想法便愈发地强烈起来，我想听一听声名远播的拉魂腔，想听听看“李宝琴的浪、霍桂霞的唱、李宝凤的棒、周风云的像、王宝莲的样”，想让我看过的《打棉花》《李十娘》《杨八姐》里的文字变成一个个生动的扮相和身段，一曲曲欢快爽朗的泗州戏。

当我有些唐突地把自己零零星星的想法说出来时，一位负责人对我说，这些他们基本上都考虑到了，有些已经在实施过程中。我松了口气，如此，我对新汴河有了更多期待，下次再来，应该又是一番景象。

此次新汴河之旅，斑斓的夜色中，有微风吹过的荷塘，放松惬意的游人，都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，那么下回又会有哪些呢？大自然里的人工之作终当交给自然来打理，春去秋来，风霜雨雪，会让它们渐渐脱去一些人为的因素，变得自然温润。如同一个孩子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去了乳香和稚嫩，日渐成熟沉稳。又比如文字，从刻意做作到从容大气，需要时间，更需要用心，简简单单，自自然然，不想着什么形式和奇巧，就好了。为此，我已经开始在想象，因为蜕变中的新汴河景区，给了我一个很广阔的空间。

策划

安徽有趣的水名

满目的碧绿

如无尽幽远的立体画卷

距离命名的颍上八里河

八里河自然保护区位于颍上县境内，颍河和淮河交汇处。保护区以八里河为中心，素有“一河两湾五湖”之称。

《颍上县志》记载：“众水所灌，故汪洋浩瀚，其势特大，南北相距八华里许，故曰八里河。”

八里河的东西长度也达30多华里，历史上南来北往的人仅靠几只破船渡河，当地有民谣形容过河难：八里河，河难过，一条破船载满客，站在岸边等啊等，摇摇摆摆到日落。风雨天，难过河，行人到此无着落，忍饥受冻又挨饿，荒湖无蔽任折磨。

走进八里河自然园区，感受多彩自然和人文艺术。“世界风光”微缩了世界建筑：希腊宙斯神庙、法国雄狮凯旋门、德国柏林众议院、美国大峡谷、荷兰风车、巴黎圣心教堂、北海的塔等；湖心书画长廊雕工细致，玲珑剔透；河区碧波荡漾，绿柳飘逸。

“锦绣中华园”集东方建筑艺术之特色，苏式园林，古色古香；白雀寺庙，古朴厚重；九天瀑布，飞帘溅玉；百龙亭下，绿柳掩映；张公山，长城逶迤，曲径通幽。

“碧波游览”占地3000亩，可过长城，走铁索桥，登湖中群岛，观河马、鳄鱼，逗群猴，看神龟蟒蛇，还能观赏到蒙古野驴、新疆野马、蒙古骆驼、海豹、狗熊、长颈鹿、黑天鹅等众多珍稀野生动物。

景色命名的披雪瀑

披雪瀑，又名“响雪泉”，位于桐城市石板村，是大别山桐城龙眠山里的一道靓丽风景。因瀑流飞泻直下，如雪帘高悬，故名。

披雪瀑瀑长900米，全瀑分三段：前为“迭瀑”，长约50米，瀑流滚透，溅珠飞玉；中为“溪谷”，称“披龙”，长约800米，雪浪翻滚，奔腾直前；后为“悬瀑”，高约50米，瀑流长悬，雪崩雷鸣。后瀑左崖有一洞，名“披雪洞”。

走近披雪瀑，闲看小桥流水，体会山间水间的诗情画意。走近披雪瀑，重踏李公麟、姚鼐、黄庭坚、苏轼等古人的足迹，感受龙眠山的古风古韵。

明人林胤庐《披雪瀑春游》诗云：“绝峰千峰合，清溪一径通。听泉来石上，看竹到山中。瀑布晴飞雪，桃花带晚风。前村归路远，明月影朦胧。”清桐城派著名作家姚鼐曾结伴来游，撰有《观披雪瀑记》，誉此瀑为“吾邑之奇”。

地方命名的宛溪河

宛溪河，发源于宣州区周王镇和新田交界的青峰山，河道总长35.8千米，流域面积330平方千米。

宣城古名“宛陵”，宛溪河“宛”字取宛陵县名首字，“溪”本意指山里的小沟，故名。早在唐代，诗人李白就留有“两水夹明镜，双桥落彩虹”名句，其中的“两水”就是指城东的句溪和城中的宛溪河。

宛溪河又名澄江，宋时建有澄江亭，人们常夜饮赏月于此，“澄江夜月”为古宣城十景之一。南齐著名诗人谢朓有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”诗句赞之。流域旁春天桃红柳绿，夏季绿树成荫，秋光桂香四溢，冬梅绽放异彩。

历史上，宛溪河经济、文化地位突出，它是连接宣城市区，通过水阳江上接宁国，下达芜湖，使古宣城成为皖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。隋唐时期是城内河流，南宋改建城郭后，成为城东护城河。

历史命名的武家河



武家河

武家河，位于亳州市涡阳县闸北镇境内，在涡阳天静宫外面，出门即可望到全程35公里。

传说武则天到天静宫祭拜老子的时候，不满老子庙成为李家祠堂，遂赐谷水姓武，后当地称谷水为“武家河”。

武家河古之谷水，又名雒河，发源于河南商丘的沙河，流经亳州的谯城、涡阳，在老子故里太清宫西入涡河，武家河有九曲十八弯之称。自然弯曲的河道，形成了妩媚多姿的“武河湖”、“卧龙潭”、“鸳鸯湾”、“桃花岛”等奇特的谷水景观，令人神往。

这条河流有多长，这里的历史就有多久。早在3100年前，秦人先祖就在这片荒无人烟、野兽出没，但水草丰茂、山高地密之地，练兵牧马，抵御西戎。白天，他们手持套马杆，赶着成群的马匹，奔驰在辽阔的朱围山中；夜晚，他们点燃篝火，围成一圈，高唱军歌，慷慨悲壮。那些被蔓草掩映的古道上、悬崖边，仿佛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，那些叫秦家庄、秦家坪的地名，至今还让人怀想不已。

行走在曲曲折折的武家河两岸，有独立傲岸的群山，有肆意横行的乱石，也有古拙宁静的历史底蕴。大秦的烟尘，魏晋的流水，唐人的传说，武家河端坐深处，静静地等待有缘人的到来。

张亚琴 毛丹